

春到兰湖, 赋诗银露 为了对得起每一棵茶树

记者 许中华 文/摄

4月6日,在浙江兰湖度假区,上演了一场茶与诗、茶与画的相会。来自北京、南京、杭州等地的文人雅士赋诗作画,又得见兰溪的茶艺、茶歌、茶舞,足见人心之好,一如春色。人们都不忘在微凉的春风里,让自己走得和从前一样慢。

《中国茶经》总编于观亭说:“多年前我来过兰湖,那时这里还是一片不毛之地,而今变作绿洲,得此银露,春色尽收湖光里。”他当场写下“银露之春”,作为赞辞。金华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阎寿根则以“茶为国饮”,嘉勉茶人,为兰湖春碧,再尽心力。南京著名画家胡春宁挥笔画就《闲来一壶茶》,与金华画家朱晓虹的国画《俏不争春》,却是两种格调,各见意趣。《八婺茶文化》主编徐家麟则把“银露茶”比作“九天仙女有意从指缝间洒下的一滴水珠”,其中的美好,跟当日他们“九老”(指原浙江师范大学校长、世界著名儿童文学家蒋风等九位金华籍文化名人)一同品茗时,或许也是相差不多。

兰溪市作协主席陈兴兵即席赋诗一首,名为《春天的一滴水》,不妨看作是对徐家麟的“一滴水珠”的应和。“春天的一滴水,落在泥土里,长出绿绿的嫩芽,为你填满荒凉的坡地……那满眼的绿色,从脚下开始爬行,一直到天际的尽头,一直到寂寞

的心灵……有谁曾记得,那片荒凉的土地有多宽……如今所有这些,都泡在两片绿叶里”,人说茶的好处,曲尽各种言辞,有时不如直道一声“真香啊”,更能入心。而出自金华诗人李英昌的一首《银露》,其想象可谓风驰电掣,“是谁的呼吸,被雨水铭记,又被春风唤醒。心一动,漫山遍野都是回声。阳光落入年轮,露水里盛满了火焰。野花飞溅,昆虫舒展纯银的翅膀。在将飞未飞之时,那些轻盈的念头被捕捉,折叠成一封信,寄往另一个春天”,当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析出诗的思绪时,这是否也透露出这个时代并非只有机械的一面。

为众人展示茶艺的则是兰溪茶人张育宁茶艺班的学员,泡茶的主角仅仅在她那里“突击了四天”,“当天她即使有点紧张,做得倒也有七八分像。”张育宁说,“这相当了不起,证明她是一个爱茶的人。”对她而言,茶中无贵贱,茶也是通往儒、禅、道所推崇的境界的一个门径。日本一代茶人宗旦说过,“茶道守诚,直心而为,自然而行。定要为趣而做,反例无聊,安静沉稳胜于兴致趣味”,“茶道本愿,乃不做丝毫思虑,厌弃名利,洗练心境,莫要嗔恨”,另则,“没有不学习的茶道,少壮当精选,年老亦不舍”,做这样一个茶人,方才对得起天地间为我们贡献出嫩叶的每一棵茶树。



推窗遥看一片春



人间又是采茶忙



薄雾笼罩的山上,你的指尖挑着一枚茶叶;一颗露珠跳过你的手心直到下个潮湿的夜。让我做你的背篓多好,盛着那些新鲜的茶叶;它们和你的眼波一样清澈,最后也和你一样眼尖。当他们往我的杯中倒下滚烫的溪流;我的心比见你的时候更热,因为我认得这春天的嫩芽。你亲手采下一棵茶树仅有的苦涩的心事;让我尝一尝,银色的梦里是否还有彼此的记忆?

□ 许中华

银露



茶中滋味最留人



兰 花 塘

在蒋堂镇下尹村文化礼堂(三瑞堂)旁边,有口池塘,四周石块水泥垒砌,岸上水泥罗马柱护塘,塘边的红叶石楠枝繁叶茂,红红绿绿的叶子相护相伴,整齐而美,从池塘水面到岸上有三步楼梯式的洗衣埠头,可供人们洗衣洗菜,就是到了晚上,在池塘边景观灯的照耀下,你都可以在池塘里洗衣服。

清晨,一群红鲢鱼在清澈的水中欢快地游来游去,更加增添了这口池塘的美丽景色。

你别看这口池塘的面积虽然不大,它却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它见证了下尹村三起三落、风风雨雨和历史变迁。现在,下尹村人称此池塘为“兰花塘”,但在之前人们又称它为“粪缸塘”、“花缸塘”。

下尹村在没有村庄整治前,这口塘可是一口又黑又臭的污水塘,猪粪牛粪直排,污水横流,人们称它为“粪缸塘”。

据下尹村老前辈们一代一代传下来说,这口池塘被称为“兰花塘”时期,也是下尹村洪氏最鼎盛时期。在嘉庆年间,下尹在外为官在职的,解甲归里和

衣锦还乡及考上功名的“顶带花翎”有十八人之多,人口上千人,洪氏太公就有六个,有二世园、五厅二祠堂,前“三瑞堂”后“乐耕堂”,在这二祠堂边上有片花园,园内种满兰花,此池塘的水是专门用来浇兰花之用,所以被称之为“兰花塘”。此兰花塘水从北面引进,南面排水,此塘按“风水”所称,为“北水归南”,一年四季潺潺流水不断,浇花、防火尽在其中(在修缮这口池塘清污时发现水塘底部有八卦图形结构,最深的地方有四五米深)。

到了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当时被人们称为“长毛”造反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战火烧到下尹,李世贤在没攻克金华前,下尹成了第二战场,当时的下尹整个村庄四周都围着围墙,只有东、南、西、北四个门,可进出。洪世伟家里也养着家丁,同心协力,同“长毛”抗战了三天四夜,究竟一个家庭抵挡不了“长毛(太平军)”的力量。下尹一千多人,到这场战争结束,逃出来的人还不到三百人,房屋也被“长毛”烧得所剩无几,“兰花园”成了一片平地。

人口少了,几年后,“兰花园”草木丛生,北水

归南的好“风水”没了,“兰花园”内的兰花没了,只剩下这口用水浇兰花的池塘,人们也只能从这口池塘中告诉后辈人,这里原先是一座美丽的兰花园,兰花园不存在了,只有这口池塘给后人人们留有一个美丽的记忆。所以,又被下尹人称为“花缸塘”。随着时间的变迁,经过七八十年的繁衍,下尹村人口又多了起来,到了1942年,日本鬼子侵占了金华,下尹村和全国各地一样,受到了日本兵的烧、杀、抢。但是下尹村也有几个正义的青年,洪献福和另外一个村民杀死了两个日本鬼子,将这两个日本鬼子用棉被包好,又用青石板将鬼子沉入“花缸塘”(现在,洪献福后代还保留着日本军大衣和军刀)。日本鬼子在下尹村翻天覆地地找了两天,就是找不到人,鬼子一气之下,就对下尹村实施了细菌战,下尹村被这“瘟疫”,其实是细菌传染病害死了三百多人,每天都在死人。过了半年多,“花缸塘”的水变黑、变臭了。从此再也没有人到这个花缸塘里洗东西了,这又黑又臭的水像粪缸里的大粪一样臭,后来,人们又把这个花缸塘叫做“粪缸塘”了。

直到解放后。也不知谁家带头,在“花缸塘”边放上了一只粪缸,用来存肥料,浇菜。供农作物施用。后来,粪缸也就越放越多,一连放了六七只,洗刷马桶都到“粪缸塘”中洗,活水没了,一到下雨天,房前屋后的鸡粪、鸭粪都冲到“粪缸塘”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连生活垃圾都往池塘内倒,池塘的面积越来越小,塘面只剩下十几平方米,有几个农户干脆在池塘边上搭建起养猪屋、养牛屋,猪粪、牛粪也直接排入池塘中,是一口实实在在的“粪缸塘”。

到了2008年,下尹村通过村庄整治,投资六万多元,拆除了边上的养猪屋,池塘边上浇上水泥,重新将粪缸塘内的污泥清挖,深挖改造、修繕,从东边引进暗沟活水,池塘内的水清了,鱼儿也养了,每天早晚,下尹村有一半左右的人家在这儿洗衣、洗菜。往日污水横流的“粪缸塘”变为今天的碧水清澈鱼儿跳跃的“兰花塘”。胜过了当年兰花园内的“兰花塘”。现在,下尹人又将此池塘叫做“兰花塘”了。

(下尹村84岁姜根云口述 盛庆余整理)



明庠生杜翔凤和他的《白沙昭利庙志》

说白沙、颂白沙,白沙的传说故事万千卷,但白沙文化中回避不了必须要说到一个人,这就是金西地方家喻户晓、众所周知的白沙老爷,汉将卢文台。因为卢文台后期激流勇退,辞归乡里,最后落脚桃源里高儒停久村。从此他安居山间,率领亲信随从和地方百姓,疏渠作坝兴建三十六堰,从而保得万顷良田风调雨顺,旱涝保收,白沙百姓幸福安生。当地民众为了永远不忘卢文台,纷纷为其建庙,以示纪念感恩,并尊称其为“白沙老爷”。然而如此一个如神似圣的历史名人,却难见在汉书正史上有所记载,只有千年百代的民间传说和千年后的明代所作《白沙昭利庙志》中有所记载。而《白沙昭利庙志》正是明代地方文人、庠生杜翔凤首撰。庙志中有说,卢文台的生平身世,也是根据当年庙中遗存的几块唐碑所刻,现唐碑尚存,但经千年风霜侵袭,已全然难辨字迹,早已成了“无字碑”。故此,唯有杜翔凤当年编撰的《白沙昭利庙志》可以作证。

杜翔凤,字世仪,号梅舟老子,又称玉山主人,明酷坊(古方)后杜村人,系宋名臣、吏部尚书杜常之裔孙。杜翔凤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年少即学有所成,擅邑庠生,并于明天启年间择桃源停久初创掌馆,取名滴渚学馆,其生平《酷坊杜氏宗谱》有传记。昭利庙志旧志前言一和前言二对其亦均有记述,其中有说:“康熙五十三年,双溪人范世德曾于滴渚书院会虞君,虞出一编以示曰:此《白沙庙志》也,明时杜翔凤所辑,翔凤字世仪,酷坊人。宋迪功郎杜再成之裔也。”庙志又载,嘉庆三年又有里人杨虬在其未刻本庙志序言中言:“今夏里人朱扩量于农家破书中拾取一册,名《昭利庙志》,编是册者,为里人杜翔凤也,前明天启年间人,卷首标梅舟老子,即翔凤号也。”可见,《白沙昭利庙志》的确系杜翔凤首撰,不容置疑。又载:“据考,杜翔凤另有传世之作《隐真祠》两篇,描写当年桃源里之美景无以伦比,还有名作《天仙子、舞队记事》一篇,深刻真切描写当年桃源人节日之喜庆的娱乐形式——舞队与神会。

据考高儒停久地方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迎神赛会,年年举行,十分盛行,乡民称之为队舞。传说白沙娘娘很爱看当时地方上较为作兴的一种老人游戏和儿童嬉戏,并每每与民同乐,老百姓自然十分高兴。此后,这一风俗就被后人继承光大,渐渐形成了有规律的民间祭祀活动。自旧年腊月二十五日开始,沙畈地方百姓按姓氏列队,参加的人多的时候每队数十人,往往有五、六队之多,大家提前进行操练准备。到了翌年正月初六,传说这一天是白沙娘娘生日,当地地有一鹭峰寺的和尚们与各姓氏队子敲着锣鼓,唱着歌曲,举着旗幡,迎着重像(白沙老爷图像)列队殿前祭祀,凡寺庙与各族首事家还需立帐设供,第二天,队子迎驾至三国潭,传说此潭是当年白沙老爷行王沐马之所,然后到鸾坛,传说坛上是白沙老爷当年躬耕之地,坛下是白沙老爷垂钓之处,民间流传有“王耕钓”的故事。迎驾活动完后,先在祖庙王墓旁唱戏三阙,再移至祠中继续演唱。与此同时,庙里户外场地上有人敲锣打鼓,有人放烟火,也有人玩灯,有人踢毽,很是热闹,凡是参加活动的人都能分到一份神饯吃,年纪大的长者更优惠,还能享用“老者饭”。

传说队舞,就是前面先一人举着神仗引路,随后有四人身着黑衣,头上插花,代表春夏秋冬四季,再后就是由二十四十来岁的童子组队,身穿红衣服,头上依然插上花,则代表二十四节气,队伍按“天下太平”阵排列,跳狮歌舞,时聚时散,甚是好。其时又有参与者击鼓呼喊,响声震天动地,回旋山谷间。间或还伴有高声颂辞声,每句七字,用古时方言唱之,据说是源于汉末赤乌年间。明代地方名士、诗人杜翔凤为此曾作词一首流传于世,曰:“舞队未旋狮已跳,插花一团红日曜。迎神神醉赐神休,听竹爆,黄鹂噪,联动龙蛇香色罩。坛上扶犁坛下钓,风拂晴云花意闹。喧嚷箫鼓鼓应山鸣,杯酒解,休春懊,岁计从头占候到。”说的生动形象,惟妙惟肖。看来古时的祭祀活动也是很有讲究的。

高儒停久的队舞据说明清时极为盛行,之后逐渐冷落,到了近代就极少再有所为,时至今日几乎无人知晓了。难道说,这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这样任其销声匿迹了吗?为此,笔者建议有三:一是若遇《白沙庙志》再版,应补上原著杜翔凤名号;二是古时桃源乡里及滴渚学馆,高儒云集,读书朗朗,有关部门文化工作者何不为此作点调查寻访;三是舞台神会,喜庆娱乐,也是我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宝贵遗产,地方政府均可作点文章,此乃一二三,才是我们文化人的正业。